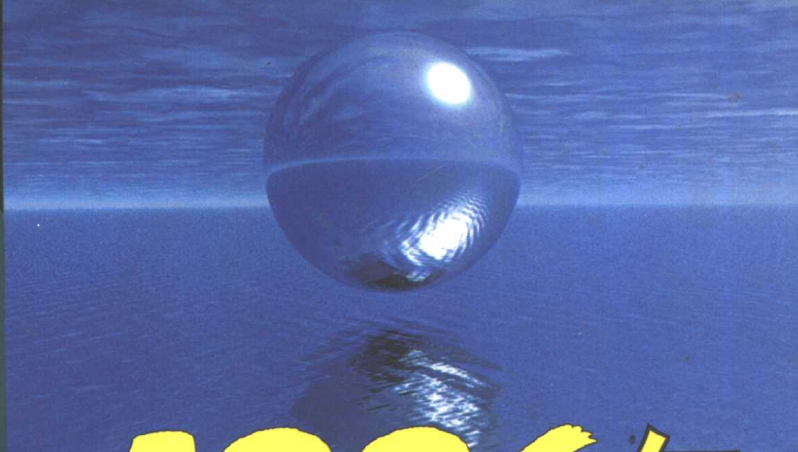




美国最佳1996年

<美>詹姆斯·莫罗 / 编

科幻

小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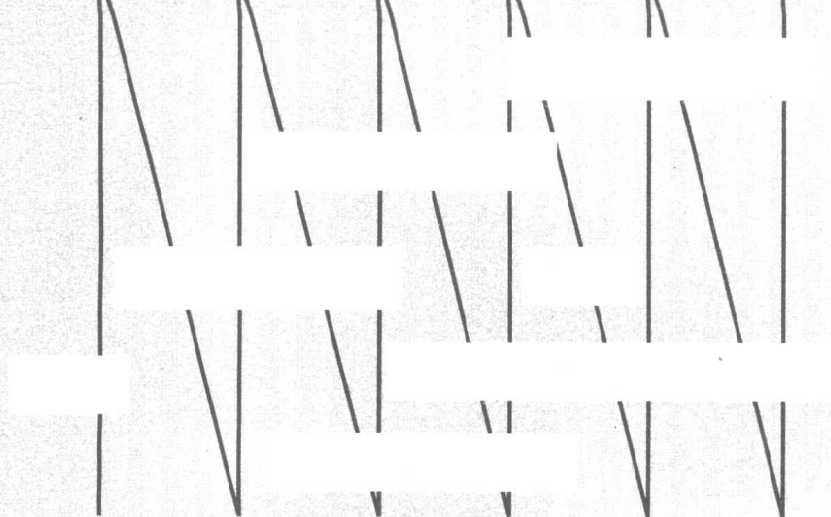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 1996 年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评出的星云奖获奖小说

[美] 詹姆斯·莫罗 编  
张玲 黄勇 译

远方出版社



# 1996年美国最佳 科幻小说集

<美>詹姆斯·莫罗 / 编

1996 年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Nebula Awards 26—27

Edited by James Morrow

---

原作版权归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所有，经台湾  
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远方出版社  
拥有该书中文简体版独家出版发行权

责任编辑：赵志忠

装帧设计：康笑宇

1996 年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集

[美] 詹姆斯·莫罗 编

张玲 黄勇 译

远 方 出 版 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财经学院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75 字数：500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80595-378-3/I·161 定价：29.80 元

## 译者序

从前有一座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开始修建，反正经过世代子子孙孙愚公移山般的努力，最后一直修到了天堂的地板处。然后，人们凿开天堂的地板，钻过去，去见真正的上帝。他看到了什么？这是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幻想故事。跟他们一起爬爬这座塔，你将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经历。

人死后会进入另一个世界，要么是幸福美好的天堂，要么是阴森恐怖的地狱，要么，如果空间想象力稍微差一些的话，干脆就是看不见的幽灵飘荡在目前这个世界中。其实，整个宇宙远不止一个空间。在空间 A 死亡了，也许你会滑入空间 B。在空间 B 中，人物和事件只跟空间 A 有稍微的不同，你可以继续生活下去，按照事物在空间 B 中那种自然而然的方式。因此，无所谓前生后世，无所谓善报恶报，不同空间中本质上你都是你。但是，如果你进入了空间 B，却还带着空间 A 的记忆，换句话说，在同一副身体中却有两个的自我，这又怎么样呢？

空间可以拓展，时间也可以颠倒。以超光速前进，我们可以在未来和过去来回穿梭，比如电影《回到未来》。但你敢想象根本没有时间，根本没有空间这种情形吗？你坐在一艘飞船中，却感到没在任何时候，没在任何地方，你的想象力承受得了呀？

一般而言，科幻小说处理的都是这种超时空问题，也即“硬科幻”，尤其是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引出了大量的硬科幻小说。但爱因斯坦自己的“软科幻”又怎么样呢？他有

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他远在异乡的妻子，给他生了一个他从未能见到面的女儿。仔细体味一下他们之间的感情，再读读《1/72 比例》和《熊发现了火》，也许你会发现，现在受到考验的，不是你的想象力，而是你的感觉力。

科幻战争可以说是科幻小说领域中一个经久不衰的题材，比如《星球大战》，激烈的战争场面可以更好地体现各种幻想的先进技术，从而使小说具有更浓的科幻味道。但科幻与战争的联系并非只有超级太空、超级武器，也并非总是发生在未来。读读《马魁》和《黑暗》，一场过去的战争——越战——没有时光倒流，没有思维空间，甚至很少有血淋淋的搏杀，但对你心灵的触动绝对强过《星球大战》，也不亚于《野战排》和《现代启示录》。

实际上，在美国，纯粹的“硬科幻”小说已不那么常见了。毕竟，科幻小说不是儿童故事，不只是为了给你一种新奇感，不只是为了锻炼你的想象力。越来越多的科幻小说开始探讨深刻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在此，我们特别向你推荐《西班牙乞丐》，一个崇尚个人奋斗、等价交易的社会，如何对待那些没有奋斗、毫无东西可以交易的乞丐？进一步，又该如何对待那些确实艰苦奋斗并创造了大量成就可以交易的优秀者们。

我们有多少人，有多少时候体谅过一条导盲犬的感情？如果一种具有比我们更高智慧的生物，把我们人类用作“导盲人”，我们便能亲身体验其中的酸甜苦辣了。《变得现实》中的隐形人，《西班牙乞丐》中的不眠者，都在向社会呼吁理解、尊重、以及宽容。

在写这篇序时，我正好看到报纸上在对变性人进行讨论。有位读者说得好：“这种手术做在了我们的头脑上。”

如果说对变性的难以接受还跟我们的社会比较落后有关，那么《西班牙乞丐》揭示的则是一个空前繁荣的社会对“异己”的排斥。正如小说里一篇评论所写道的一样：“繁荣与憎恨：一个我们不愿看到的逻辑循环。”因此，在科幻的基础上探讨现实的社会和道德问题，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确实，科幻小说不仅需要你的想象，更需要你的思考，独立的思考，不要“杰米先生”。

一年一度的美国最佳科幻小说都是经过严格的筛选程序产生出来的，每一篇故事都需要你好好的读、好好的想、好好的感受。

这本选集在美国刚出版不久，为了尽早把它呈现给读者，在时间上就比较仓促，再加上水平有限，力求“信、达、雅”地翻译时，难免有力不从心之感，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1997年6月

## 关于星云奖

此奖由达蒙爵士于1965年创建的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SFWA)所设。该协会创立时的成员只有78个作家,今天已发展到有近千名成员。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的首任财务秘书——洛伊德·小比戈在他任职初期,建议由这个组织定期地挑选和出版年度最佳小说。这个构想很快发展成精心制作投票程序,一年一度的颁奖宴会,以及一系列的星云选集。

在一年当中,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的成员阅读并推荐年度星云奖的小说。《星云奖报道》的编辑把这些推荐收集起来,发表在时事通讯上。接近年底时,编辑草拟初步的候选人名单,把它们寄给所有现任成员。最流行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排列在最后的候选人名单上,随后就由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的合格投票人投票产生最后的得奖小说。

星云奖的奖杯由一颗水晶和用金属饰品制成的螺旋状星云组成。这个奖品是手工做的,不可能有绝对相同的两个。



# 序 言

詹姆斯·莫罗

火星注意到我们的第一件事情，就我所知，就是我们很明显地无法承受一次严肃的道德评述。每次这些人飞过来通常是观察，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他们会被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在判断热门话题正确与否上的圆滑所震惊。人工流产、枪支控制、种族关系、言论自由等方面的公开辩论都使他们大吃一惊，整个社会环境很大程度上被各种标语口号和雄辩的声音所主导。火星怀着沉重的心情，摇着他们的头，扭着他们的触须离开了。他们实在是无法理解我们。

如果不让这个失落的世纪里失落的人们努力去追寻弹性十足的辩证法，他们该追导什么？通俗文化吗？有时候是这样，尽管要忍受那些取得巨大成功的科幻影片的粗鄙而空泛的理论，象《梦幻之地》（影片里没有任何危机是那个已死的父亲不能克服的），和《人鬼情未了》（里边整个世界被分为好人和坏人两大类，前者忙着拯救世界，后者则命里注定与从地狱来的恶魔相遇），我不想再通过好莱坞来扩展我的精神视野。那么主流小说呢？当然可以，让我们试一试吧！正如科特·沃厄古特所指出的，当你重新审查海莱恩的《陌生土地上的陌生人》扩增本时，这本纯文学的小说就变成了纯个人隐私的描述。仿佛一些重要的主题，如上帝存在吗？如果存在，它是从哪里蹦出来的？智者荷马是哪一种族？这些都变得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值得讨论的，而严谨的作家们便因此把他们局限在种族仇恨和个人的相互关系上。

正因为如此，下面列出的小说中，大多数都是关于这种

或那种广泛的道德言论，勇敢地冒着热诚超载的风险，当他们尽力解决种族隔离，帝国主义，种族灭绝，经济不平等，医学道德，以及下面的两个例子——《马魁》和《黑暗》——关于越战。

## 小说

- 《轨道的共鸣》——约翰·巴尼斯  
《巴瑞亚》——罗伊得·麦克马斯特·布乔德  
《枯骨之舞》——艾玛·布尔  
《同步者》——帕特·凯迪更  
《不同的机器》——威廉·吉布森  
                                布鲁斯·斯大林  
《潮汐站》——迈克尔·斯万维克

## 中篇小说

- 《开门的人》——保罗·阿什  
《种族隔离》——麦克·比索  
《西班牙乞丐》——南希·克蕾丝  
《布利》——麦可·拉斯尼克  
《梦中的画廊》——克里斯门·凯西·罗斯克  
《杰克》——科尼·威里斯

## 长篇小说

- 《脸之门》——雷艾尔吉

- 《导盲犬》——迈克·科纳尔  
《黑玻璃》——凯伦·乔·弗拉  
《和吉米先生一致》——詹姆斯·帕特里克·科利  
《幸福的人》——乔纳森·拉敦  
《被耗尽的一切》——露西斯·希帕得罗伯特·法雷伊尔  
《变得现实》——苏珊·西瓦兹

## 短篇小说

- 《他们由肉组成》——特利·比松  
《马魁》——阿兰·布雷内特  
《黑暗》——凯伦·乔伊·福勒  
《布法罗》——约翰·克梭  
《狗的生命》——马萨·索库普  
《按钮，和你所知道的》——格雷乔力·斯迪瓦特

想一想这些获奖者，南希·克蕾丝的《西班牙乞丐》向我们介绍了一个胎儿期细胞修正的勇敢的新世界，生动地描述了在这种技术下可能大量产生的等级体系的类型。阿兰·布雷内特的《马魁》，其中心内容就是一个死去的战士到敌人的后方去生活的故事，采用了近来推理小说中最常见的伦理学。迈克·科纳尔的《导盲犬》把主人与仆人之间内在的政治心理和模糊的东西戏剧化了。迈克尔·斯万维克的《潮汐站》——这里我们列出三幅相互联系的画面——给我们一种既令人迷惑又明显真实的印象，一种介于不快乐、自给自足的官员和被多变的巫士格雷格兰所引诱的不现实的潮流之间的景象。

在这里所提到的每一个作品都在咀嚼着一个内容丰富的永恒话题——实质上，肉就是特利·比松的故事；人类的肉本质。在《黑暗》中，凯伦·乔伊·福勒抨击了对在美国外交政策之外的权宜之计的崇拜。格雷乔力·史迪瓦特的《按钮，和你所知道的》是那种既使人得意忘形又逼人发疯的寓言，而上帝往往玩这一套。他喜欢告诉整个宇宙一个睡觉时的故事。詹姆斯·帕特里克·科利的《和杰米先生一致》的主人公不仅需要解决他所居住的残酷世界里的的问题，而且还需要在从他的参谋，一个会思考的蟋蟀，那儿得来的狡猾的建议、鼓励和流行音乐面前保持他的独立性。苏珊·西瓦兹的《变得现实》有力地暗喻了我们这个社会对待穷人、老人、精神病人和女性的方式。而约翰·克梭的《布法罗》使我们记起了真诚是他的主要特征。H·G·威尔斯有时候会忘记：当作家们拼命去刺痛人们的良心时，这部作品最终就是他的奖赏。

另外，我还非常愿意介绍科尼·威里斯的《杰克》。在不列颠王国，大约1940年，杰克具有一种寻找和抢救被空袭埋到地下但仍然活着的市民的天才。战争期间，谁是魔鬼呢？为一个从未有过的社会批判和粒子物理的混合物，我们来看一下麦克·比索的《种族隔离》，它讲述了一个自满的阿尔弗里坎人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影子”，而因此他不情愿地看到了他的国家在种族政策上的罪恶。我同样催您去查看凯伦·乔伊·福勒的《黑玻璃》，它迫切地邀请我们去考虑，我们到底是不是情愿去与毒品作战？我们愿意去招募一支由呆子组成的队伍吗？露西斯·布帕和罗伯特·法雷伊尔的《被耗尽的一切》描述了一个来自日本的毁灭南美森林的美食家，这是对工业化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犀利讽刺。麦

克·拉斯尼克的《布利》，在改编历史的前提下，特迪·罗斯福教非洲人如何去经营管理他们的大洲，这是一篇关于殖民主义的强有力的评论。雷·艾尔吉的《脸之门》扩展了托马斯·沃尔史的辉煌篇章——你不能再回家了——对全部人来说：从这种角度看，只有真正的美国人不能回家。

最后，如果没有其他要说的，我希望火星人能够读读这本为纪念艾萨卡·阿西莫夫所作的选集，从此不要再根据我们选举的官方人员的夸张说法，而是根据我们的阿西莫夫们的理性来正当地评价我们。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 科幻小说为了什么

凯瑟琳·克拉默

我再一次代表凯瑟琳·克拉默来研究最近的行为——包括政治和艺术——关于美国科幻作家协会和奉献给她的关于该组织的力量和缺点的看法。

1988年，克拉默和她的合作编辑，彼得·德·保兹赢得了世界幻想小说最佳小说奖，小说名叫《可怕的建筑学》。这是一部关于鬼魅经常出现和闹鬼屋子的小说，它是原版小说的一笔财富。《可怕的建筑学》由克拉默自己编辑。在与大卫·哈特威尔的合作下，她编辑了《圣诞节的鬼魅》和《圣诞节的精灵》，还有一部即将问世的硬科幻小说选集。

1990年，克拉默获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现在，克拉默在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在过去的四年里，她在哈佛夏日学校教如何写科幻小说，幻想小说和恐怖小说。1988年开始，她已经成为《纽约科幻小说评论》的特写编辑，这里少数拒绝把科幻小说从专业术语和学术自由评论家的水平中排除出去的期刊之一。1991年，SFWA不再是美国科学作品协会，而变成了美国科幻作品会（在新的意思中同样保持第二个“F”的一致性）。

同时，一种强烈的感情出现了。不仅承认了恐怖小说作家，同时对各种不印刷在纸张上的东西的“作者”，象比赛游戏规则和计算机程序也给予承认。

在某种意义上说，名字的改变只是在确认一种发生了的改变。1980年来，SFWA包括了成百上千的并非纯正的科学

小说作家。这个组织不同种类作家的构成反应了在星云奖投票中登场的各种各样的人员，而且这个扩大了的名字使 SFWA 给了那些非科幻作家这么一个概念：这也是你的家。

但是，对许多科幻小说作家来说，这个名字的改变则增加了他们的困扰——这里对整个小说体系脆弱部分的袭击。然而，正是这些易脆的部分使整个科幻小说活了起来，并且使它的想像工程生效：这种类型的独特能力使科幻小说从流行趋势中脱离出来，它把科学现象戏剧化，展示给我们一道奇特的景观。在 SFWA 成员之间，长期存在着一种关于科幻小说定义的激烈争辩，许多作家认为科学小说和科幻小说是两种不同形式的小说，甚至可能在本质上是対立的。

尽管分离主义的倡导者使人们确信科幻小说的艺术性和纯正性，他们还是输了。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唯一行得通的选择就是去建立一个有严格成员要求的（新）组织。

对科幻小说分离主义者来说，科幻小说与恐怖相连接是一个更加可怕的概念。科幻小说强调的是一种思想，而尽力回避故意的危言耸听，而恐怖故事则着重于耸人听闻，很少涉及到思想观念；科幻小说是对经验主义的知识的深思熟虑，对人类未来的预测，而恐怖小说则流于哥特式的自由传统和妄想狂；科幻小说的主人公通过博物学家的曲折起因和结果使男人与女人的行为合理化，而恐怖小说的主人则象被宇宙罪恶网上的蜘蛛逮到的苍蝇，这两种不同的文学的基本价值，对他们所吸引的读者来说，是有相当大差异的。

在许多科幻小说作家的观念里，把鼓吹不同的正确世界观的小说类型混合起来只能使科幻小说的命运发生偏离。而且，实际上，象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我必须确认出 91 年的流行趋势。我会指出，科幻小说应该从它固有的幻想

工程中分离出它所要承担的社会价值。为使科幻小说不受冷落，它必须这么做。

## 美国科幻小说作家

好几年来，最好的故事类型总是清晰地与科幻小说危机相关，格雷格利·本福特的《摄氏 233 度》讲述了一个名叫艾力克斯的年青人，他在后现代文学的未来世界里继承了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集，他努力想把这些书和杂志换成现金，但他发现这些东西都已经过时了，没有人愿意要一堆印刷字体来预测一个永远也不会发生的离奇未来。因此，他在一个流行晚会上烧了这些珍贵的早期编辑作品。这么一个惊人之举使晚会达到了高潮。对主人公高贵的观众们来说，这些牺牲象征着从“过去的死亡之手”中得到解脱。

本福特的比喻引起人们对故事的争议。活跃的布莱德·比利的《华氏 451 度》和《摄氏 233 度》既不是对科幻小说的正确评估，也不是支持科幻小说。它的特点就是去涂掉记录记忆中的这种小说类型。无疑，本福特在《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杂志》上发表的小说迟早会遭到象 1940 年 6 月的《惊险奇迹》和 1930 年 4 月的《太空奇迹故事》一样的命运。至少，本福特扮演了一个摧毁我们对科幻小说讲述未来有意义之事，这种信念的恶魔倡导者。

约翰·克梭的《布法罗》，一部获星云奖的小说。他的笔调比“摄氏 233 度”更温柔，主题却更为深刻，它讲述了克梭因政治原因离国的父亲在 1934 年偶然与 H·G·威尔斯相遇的故事，这是一个改编历史的题材。老克梭是一个酷爱科幻小说的读者，他把自己对威尔斯的崇拜告诉了他。在威



尔斯发现克梭也是埃德加·莱斯·布洛斯的崇拜者之前，他还是非常高兴的。但故事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在威尔斯把克梭当作一个无知的无产者加以拒绝时，他们俩都在华盛顿舞厅里，听着一个名叫艾宁顿的公爵的黑人音乐家演奏，他们被梦幻般的演奏深深陶醉了，这时，真正的未来宁顿向他们说话了，可他们竟不能认出他的声音。

科幻小说和科学本身都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必须严格地字斟句酌。乔纳森·拉顿的《幸福的人》，获星云奖提名的小说，是近来最离奇的跨类型杂体小说。拉顿假定有一种技术能从坟墓里把死人挖出来并使他复活。这种技术主要是供给那些养家糊口的人已死去、只剩下寡母和孩子的家庭使用。这些复活的死尸能去工作赚钱，其余的时间他们便躺在自己的坟墓里，这些长期在夜间工作的人形成了一个组织。汤姆——拉顿小说中的主角，最先参加了其中的一个组织，但是很快，他就厌恶了。因为他们的成员坚持认为地狱是一道充满各种意义的“心理风景线”。

汤姆的儿子，彼特，在他父亲的严格考验下，创造了一种计算机游戏，每次父亲从地狱回来，他就告诉彼特他去了哪里和都干了些什么。彼特把这些全部输入计算机，更新他的游戏，并且偶尔能发现一些解决生活问题的有用策略。彼特和他父亲一样认为地狱并不意味着什么，地狱就是地狱。当然，这是个可怕的错误。因为父亲的否认，彼特遭到他那个辱骂他父亲的叔叔的亲手陷害。《幸福的人》讲得更多的是那些软弱家庭里发生的事情，而不只是一种借喻。它看起来似乎是在批判假设。因为假设在读者与评论家之间普遍存在，因此，荒谬的景色就是最好的阅读文学。拉顿不仅仅是在确认存在着插入想象世界的标志性寓言途径，而且指出，在我们